



首長講話選編

內部參考 嚴防外傳

鉛印版第十五期

紅代會北京礦業學院
東方紅宣傳組編

周總理 陳伯達 康生 江青 謝富治同志 在大中學校學生代表座談會上的講話

(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晚十時在人民大會堂)

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和十一日晚，周總理和中央文革小組領導同志召集大中學校學生代表進行座談，首先聽取了代表們的意見，最後作了重要講話。現根據記錄加以整理，文內有的地方可能不準確，供參考。

陳伯達同志講話

昨天聽了大家的意見，有各種各樣的意見，有不同意見講出來還是好的。有些問題準備和大家商量一下，我們有些看法，看對不對。

毛主席親自發動和親自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，一年多以來已取得了偉大的輝煌的勝利，這革命的勝利震動了整個世界，幾億人覺醒了，這是世界歷史上最新的一次革命，這次勝利是中國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勝利，對帝國主義的勝利，對現代修正主義的勝利。這次革命的出發點是信任群眾，依靠群眾，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，這是毛主席提出的，是毛主席的群眾路線，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路線。一年多來，群眾的鬥爭，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、剝削階級的鬥爭，特別是對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鬥爭，要作適當的估計。

我們是在勝利的道路上前進，這是毛主席經常說的，形勢大好。但是，全國運動的發展是不平衡的，是波浪式的前進。不但在全國是這樣，在北京也是不平衡的，波浪式的。從北京來說，北京的工人運動還沒有上海好，要落後些。北京大中學生七十萬人，工人有一百萬人左右。工人階級，他們運動的力量比其它階級大得多，大多少倍，但現在還處於比較落後的状态。正在發展，但不平衡。在文化大革命中，學生運動有很大發展，北京最早，發展最快，一年來取得了很大成績，得到了很多的鍛煉，但沒有用無產階級世界觀，用毛澤東思想，來及時總結經驗，工作做得粗糙，大吵大鬧興隆大，總結經驗的興趣比較少。不總結就

七月二十二日，我講了幾分鐘的話，就一頁紙，也被各取所需了。抽掉了階級內容，歪曲了我的話，這是很不妥當的。有的地方革命小將遭受迫害，極長莫及，受其能助，我聽了，真是想了好久，那時河南二七公社受壓迫，他們在鬥爭中提出了“文攻武衛”。我講了，就編了一個字，說成“文攻武守”。在這一頁紙里主要強調了要文鬥，要進行艰苦艱苦的鬥爭工作，要進行政治攻勢，要讓廣大群眾敲破一小撮人在背後操縱武鬥的陰謀。背地裏一定有人操縱，不然能找到柳宗耀、去子等武器嗎？我找不到，你們能找到嗎？所以一定有人操縱。前幾天，南京有幾萬人搞武鬥，好像西北也有。（謝副總理：北京要帶頭反對武鬥，但看報上說，北京要帶頭反對武鬥，北京是中央所在地，毛主席所在地，要帶頭反對武鬥，但看報上說，五千地方，有少數坏人操縱、支持，如武漢、河南、江西南昌，當權派在幕後操縱，組織起來“武工隊”、“紅武兵”，多了，專門打人，打要害地方。據說武器高級得很，比解放戰爭時期還高級，手頭是鋼的，很厲害。要舉一切可能做好宣傳，揭露他們的陰謀，使廣大群眾敲破一小撮坏人在搗亂、破壞，要在廣大群眾中揭露他們，孤立他們。提倡文鬥，反對武鬥，提高人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。在有的地方群眾受蒙蔽，少數當權派還能組織和操縱武鬥，挑動武鬥，革命派处于劣勢，沒武器，赤手空拳，有的小孩都被擄死了，我看了心裏很難受的。在這種情況下，象河南二七公社提出“文攻武衛”，你要進攻我，我還會，別看很嚴重的。在這種情況下，我認爲有必要支持革命派。革命派不佔優勢，自己敲破，而對方受少數坏人操縱、支持，有武器，在這種情況下，還不讓革命小將自衛嗎？謝副總理：可你們，現在有的地方用石頭修工事，我覺得那是几戲。要冷靜，頭腦冷靜這很重要。不冷靜，容易犯錯誤。要冷靜，要勇敢，要謹慎。

伯達同志講了有個秘密組織“五一六”，我不重復了。總而言之是不允許的。同志們不要上當。在一個大革命中難免有人混水摸魚，要提高警惕。有的人想從左的方面或者右的方面來煽動中央，這個中央是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，這個中央是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。在鬥爭工作中可能有缺點，我們力求改正。但是絕不允許混水摸魚。象“五一六”這個秘密組織搞破壞活動的，還有一種廣泛傳抄的反動傳單，署名藏龍、藏戈、伏虎，名稱很怪。這些“隨着革造總部核心的秘密策略”，到處公開張貼。這個傳單有十條的，十二條的，二十條的，反而言之，它是想盡一切辦法對付無產階級革命派，它很象國民黨特務干的。搞玩藝兒。（謝副總理：與“五一六”有關係，）可能與“五一六”有關係，我們還不要向廣大群眾講清楚這個問題，說明這是一種破壞行為。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提高警惕。

還有的地方，把我們文革小組分成多少個派。這是不對的。有些地方看法不同是正常現象，但我們始終團結在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周圍工作。一定要把我和伯達同志與本派同志說成一派，把康老與關鋒同志說成一派，我覺得奇怪。我們內部，你們怎麼搞：根據什麼？

對張元梓，我與她沒有什麼私交，在她沒有結出大字報以前，我都不知道有這一位同志。她對的，我們委組都支持，錯的不支持。對在座的人都是這樣，你們對的支持，錯的向你們提出意見，交換意見。我們的意見不一定正確，不正確可以反駁，但不允許分裂。我總覺得這裏面有點鬼，是否有一隻黑手在里边？人大三紅那個同志講的有些道理。這只黑手，不僅針對群眾和革命小將，而且還想打我們的主意，那她肯定要失敗的（鼓掌）。對革命小將，他也一定要失敗，因為革命小將總是要提高的嘛。應該滿懷信心。主席在作鬥爭時，總是分析形勢，想兩個方面，充分想到對革命不利的一方面。信向來是滿懷信心地領導中國革命，這一點值得大家學習。如果對形勢沒有正確分析，把自己放在不恰當的位置，就要受挫折。我們應當滿懷信心來領會主席的思想和中央的許多文件，來進行這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。你們不僅是開將，而且還應該是有勇有謀，智勇雙全的無產階級革命派，不是拿起來就走的。

現在北就還搞斗批改嗎？（答：搞。）總是要試點嘛；失敗了再改，總要有些英雄氣概，這也不影響你們搞大批判。還有師大也在搞這個工作，是有困難，但是還要堅持下去。今天話講去了，同志們可能聽膩了，我就此結束。

康生同志講話

同志們：我完全同意伯達、江青同志的講話。我沒有多少話好講的了。當前形勢，不是象你們所說的全國處於資本主義復辟的前夜，而是象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講的，大好形勢。江青同志很具體地以比較的方法說明了是大好形勢，我想補充一個事例，就是今年我們重新發表了五·一六《通知》，即去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那個《通知》，接着五月十七日《紅旗》雜誌和《人民日報》編輯部發表了一篇重要社論《偉大的歷史文件》，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。五·一六《通知》是一個偉大的歷史文件。我想同志們要看形勢，就不能忽視五·一六《通知》和《偉大的歷史文件》的發表。這篇文章不但毛主席看了，而且經過主席親自修改，有的段落是主席親自寫的。這篇文章不僅講了中國的大好形勢，而且也講了國際的大好形勢。文章講到，經過一年來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，證明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發展有三個里程碑，最後一個里程碑就是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思想。文章還講到社會主義社會存在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。馬克思、恩格斯創立了科學的社會主義學說，但不可能解決這個問題。列寧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的問題，如在《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》中說，被打倒的剝削階級時時刻刻想復辟，又在《共產主義運動中的“左派”幼稚病》中，提出社會主義社會還有小生產，小生產是隨時產生資本主義的。但他不可能也來得及解決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階級、階級鬥爭的問題。斯大林在一九二八年以前承認社會主義有階級和階級鬥爭，但是在一九二八年以後，特別是一九三六年就否認蘇聯有階級鬥爭，直到去世前一兩年，才有所察覺，但已經晚了。是誰把馬列主義發展到新的水平？就是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。毛主席提出了而且解決了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如何進行階級鬥爭，進行革命的。我國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解決這個問題。這不僅是在中國剷除修正主義，資本主義根子，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問題，而且對世界有巨大意義。文章的最后，毛主席告訴我們：

分人又仔細起來，這是不對的，曾、劉是毛主席、林副主席派去的。

提出武裝人民是對的，但是首先應該是武裝產業工人，武漢的工人就可以武裝起來，還有江西的。要武裝左派，但必須是聯合起來的左派，可是北京的工代會幾乎要分裂嘛，先打內戰怎麼能行呢？

當前存在的問題是如何制止武鬥，制止農民進城。

紅衛兵小將是革命的急先鋒，去年打四清中立了大功，現在這樣肯定，將來還是這樣宣傳。現在要求你們繼續前進。各地的革命要靠當地的革命群眾，武漢的問題就靠武漢的解放軍、革命群眾、好的幹部解決了嘛；原來在陳再道的蒙蔽下，幹部亮相不明，陳再道撤出來後，馬上就有許多好幹部被群眾擁護出來，三結合有了基礎，可能提前解決。這樣的事情許多省份會湧現出來。這些地方對全局是前進，還是後退？肯定是前進。搞文化大革命主要靠當地的群眾和武裝力量，十六條講得很清楚。北京的紅衛兵要出去也是有組織的，中央要調查有關問題，吸收一部分紅衛兵參加，出去的要是一派的，意見要一致，統一領導。現在有兩種情況，一種是有組織的去，取得一些經驗，豐富你們的鬥爭；一種是無組織的，自由進京，對各地是個大包袱。聽說北京到武漢去了就有兩萬多人，到處串連，把自己的觀點強加于人，有的還帶着北京的優越感，自由進京對本身也是不利的，是無組織無紀律嘛；北京的紅代會已經組織起來了，它該打招牌嘛；清華大學有五千多人外出，別的学校也不少，劉富源還好，他自己說出來了，不知怎麼搞到的火車票；要查一下，我可以承擔責任。有些人硬擠到火車上，使得不能開車，結果謝富治同志和各大學的頭頭去車站說服，雖然下了車，可是等負責人一調開，又從另一個門沖進去上了車，影響開車。過去就曾發生過，停過車，有些貨物運輸受到影響。

現在的黨大要求，希望認清形勢，北京紅代會應該安下心來，學習全國的經驗，結合本單位的鬥、批、修，進行革命的大批判。在這個基礎上，我們再組織少數人出去。如制止武鬥，阻止奪取解放軍的槍，沖擊軍區要動亂，動亂農民不要進城。這些問題如能調查，也要經過統一組織，從各校找些有關的，如綜合性大學，可以起這個作用。有的專業學院，如礦院，我和成本高同志商量了，打算把他們派到各煤礦去，搞革命促生產。過去疏通鐵路就是礦院學院去的。別的院校將來也可以根據需要組織地出去。總之，大多數留校搞本單位鬥、批、修，少數人有組織地出去，搞革命促生產，幫助調查。我們決定有組織地進行。所以要求紅代會要有三性，即林副主席所提的既要有革命性也要有科學性和組織紀律性。現在你們是毛澤東時代的大學生，比較我們五四時的中學生要好得多，不知要好多少倍，幾十倍。但大家在組織紀律性方面，一定要遵守，還應該更好。

再談談關於大專院校學生的問題，一九六六年的大學畢業生，從九月份起，仍然基本上照過去的畢業生的待遇。解決生活問題，六七年畢業生比六六年略低一點，但也差不多。現在就着手進行分配，如分配到那裏，那裏接受，你們又願意去，可以馬上走。如接受不了，就暫時留在學校參加學校的鬥、批、修。有組織地出去的，也享受這個待遇。這個問題還有一些細節需要商量。

希望你們按照毛主席的話去做，要三相信三依靠，相信和依靠群眾，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軍，相信和依靠幹部的大多數。要按照林副主席提出的三性的要求，加強革命性、紀律性

科學性，不斷改造自己。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，今年這樣光輝燦爛，相信明年七、八月比現在會更好，正象康生同志所說的，“開花結果”了。

謝富治同志講話

今天晚上的會議非常重要，不要看作是普普通通的座談會，怕嘛，康生、江青同志都講了話，中央文革和三軍的負責同志都到了。

為什麼開這麼一個會呢？因為目前文化大革命進入了一個新的良好形勢，謝富治的有些問題總想來聽一聽，講一講。今天的大會，除王力同志外，中央文革都來了，康成武同志有話有來，其他三軍負責同志都來了。

今天來的主要是大學的，中學的較少。北京有六百多所中學，一個中學派兩個，要都派出來一個星期的時間學習，結合《紅旗》、《人民日報》社論，中央指示，討論一下，好好地分析一下形勢。四個領導同志的講話要整理一個完整的稿子。最好幾個學校一起整理，說我北京大批判抓得不好，革命的大聯合抓得不好。這是對的，我接受批評，這我有責任，工作做得不好（周總理：我謝謝你，把中南海的牌子撤了，前幾天鬧得吵得厲害），這也不是我做的事。在北京聽不到大中小會批判劉、鄧、陶，聽不到大聯合，只聽到吵吵嚷嚷，打“內戰”。制止武鬥上，我也有缺點，但我也講了的，說過了，希望中學的同志，大學的同志，工人同志，實現革命的大聯合，“三結合”，搞革命促生產，要文鬥，不要武鬥。要把大批判搞好。我們是跟着毛主席的軌跡，通過報紙發表的社論走，還是通過哪一個學校，哪一個機關什麼動態報的一篇形勢分析走，牽干我們偉大領袖的偉大戰略都靠我們；我們在毛主席、林副主席的身邊，得到中央的指示最早，也經常和中央負責同志見面，我們的革命派確實也起過點促進作用，不要受各種各樣的干擾，要通過報紙社論，跟中央負責的正式講話走，還是通過一篇聲明，一個分析走？這個不好，一定要按主席的軌跡走。

首都的紅衛兵給全國革命派很大的支持，北京的同學在外地影響很大，很有必要注意。例如，幾個人就可以發表聲明，還挂着紅代會什麼組織的牌子，這就不好了。

擁軍愛民。對軍隊要有正確的看法，我們的軍隊是毛主席亲手創造的，林副主席直接訓練的，用毛澤東思想哺育成長的。軍隊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交鋒作用。北京的軍隊，是保衛毛主席、林副主席、黨中央、周總理、中央文革小組的。江青同志在四月二十日提出“擁軍愛民”是一個積極的口號，這和過去所提“擁軍愛民”是不同的。總理剛才講了三相信、三依靠。在文化大革命中解放軍是可以信賴和依靠的。

大聯合、大批判我抓得不好，可以檢討，但你們也要支持。還有一個問題，搞革命、促生產的問題。京西礦每天生產一萬多噸煤，有個單位去了四百多工人武鬥，打死了一個人。無論如何不要搞掉這一萬多噸煤！（總理：我失心的是教條。）煤和煤分不開。

分析走？这个不好，一定要按主席的路线走。

首都的紅卫兵给全国革命派很大的支持，北京的同学在外地影响很大，但有的也要注意，例如，几个人就可以发表声明，还挂着红代会什么牌子，这就不好了。

拥军爱民，对军队要有正确的看法，我们的军队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，林副主席直接领导的，用毛泽东思想哺育成长的。军队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支柱作用，北京的军队，是保卫毛主席、林副主席、党中央、周总理、中央文革小组的。江青同志在四月二十日提出“拥军爱民”是一个积极的口号，这和过去所提“拥军爱民”是不同的。总理刚才讲了三相信、三依靠。在文化大革命中解放军是可以信赖和依靠的。

大联合、大批判我抓得不好，可以检讨，但你们也要支持。

还有一个问题，抓革命、促生产的问题。京西矿每天生产一万多吨煤，有个单位去了四十卡車去武斗，打死了一个人，无论如何不要搞掉这么一万多吨煤！（总理：我关心的是铁路。）铁路和煤分不开。

最后强调一下，不准冲中南海，不准冲人民大会堂，不准冲钓鱼台。建议把上面四位同志的讲话很好学习，不要光写“好得很”的大标语，好好讨论形势，学习一个星期。（康生：你们可以贴这样的大标语：“说中央文革同意大串连是违法”。）在工代会中也要讨论。

西南局机关革命造反指挥部翻印

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日

周总理 陈伯达 康生 江青 谢富治同志 在大中学校学生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

（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晚十时在人民大会堂）

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和十一日晚，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领导同志召集大中学校学生代表进行座谈，首先听取了代表们的意见，最后作了重要讲话，现将记录加以整理，文内有的地方可能不准确，供参考。

陈伯达同志讲话

昨天听了大家的意见，有各种各样的意见，有不同意见讲出来还是好的。有些问题准备和大家商量一下，我们有些看法，看对不对。

毛主席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，一年多以来已取得了伟大的辉煌的胜利，这革命的胜利激动了整个世界的亿万人民了，这是世界历史上最新的一次革命，这次胜利是中国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胜利，对帝国主义的胜利，对现代修正主义的胜利，这次革命的出发点是信任群众，依靠群众，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，这是毛主席提出的，是毛主席的群众路线，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路线，一年多来，群众的斗争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、剥削阶级的斗争，特别是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，要作适当的估计。

我们是在胜利的道路上前进，这是毛主席经常说的，形势大好。但是，全国运动的发展是不平衡的，是波浪似的前进。不但在全国是这样，在北京也是不平衡的，波浪似的。从北京来说，北京的工人运动还没有上海好，差落后些。北京大中学生七十万，工人有一百万人左右，工人阶级，他们运动的力量比其它阶级大得多，大多少倍，但现在还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，正在发展，但不平衡。在文化大革命中，学生运动有很大发展，北京最早，发展最快，一年来取得了很大成绩，得到了很多的锻炼，但没有用无产阶级世界观，用毛泽东思想，来及时总结经验，工作做得粗糙，大吵大闹兴趣大，总结经验兴趣比较少。不总结就不会提高。

革命路线，要四，但你们到处闹的时间多，学习时间短，当小学生，当毛主席的小学生，当群众的小学生这种思想差，怎样根据毛主席著作，根据毛泽东思想总结经验，这方面考虑得少。这个估计就不对！还有，想压倒别人、压倒别的一派的思想多，互相学习、互相帮助这种思想比较少，你们学生本身就有和群众相结合的问题。毛主席说：“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农群众相结合，则将一事无成。”

究竟怎样结合？你们并没有研究出方案来。有个时期一听说与工农结合，你们就一哄都到工厂去了，工厂工人没法工作，大人小孩一大堆，拥在車間里，影响工作，能是下厂向工人学习，其实没有学到什么东西，还有一个毛病，你们下去不想当学生，而是要当先生，把派别观点也带下去了，看对不对？听说你们有两派，是两派，还是三派、四派，谁觉得你们是几派。总之，你们把派别观点带到工人农民中去了，在工厂农村中不是去学习，而是把两派斗争观点带下去，搞得人家分裂，是不是有这种情况？当然，你们到工人中去，很多人起了很好的作用，这点也要充分估计，我们有个意见，你们到工农中去，首先是当学生，而不是当先

周总理 陈伯达 康生 江青 谢富治同志

在大中学校学生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

(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晚十时在人民大会堂)

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和十一日晚，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领导同志召集大中学校学生代表进行座谈，首先听取了代表们的意见，最后作了重要讲话。现根据记录加以整理，文内有的地方可能不准确，供参考。

陈伯达同志讲话

昨天听了大家的意见，有各种各样的意见，有不同意见讲出来还是好的。有些问题准备和大家商量一下，我们有些看法，看对不对。

毛主席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，一年多以来已取得了伟大的辉煌的胜利，这革命的胜利震动了整个世界，几亿人觉醒了，这是世界历史上最新的一次革命，这次胜利是中国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胜利，对帝国主义的胜利，对现代修正主义的胜利。这次革命的出发点是信任群众，依靠群众，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，这是毛主席提出的，是毛主席的群众路线，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路线。一年多来，群众的斗争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、剥削阶级的斗争，特别是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，要作适当的估计。

我们是在胜利的道路上前进，这是毛主席经常说的，形势大好。但是，全国运动的发展是不平衡的，是波浪似的前进。不但在全国是这样，在北京也是不平衡的，波浪似的。从北京来说，北京的工人运动还没有上海好，要落后些。北京大中学校七十万人，工人有一百万人左右。工人阶级，他们运动的力量比其它阶级大得多，大多少倍，但现在还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。正在发展，但不平衡。在文化大革命中，学生运动有很大发展，北京最早，发展最快，一年来取得了很大成绩，得到了很多的锻炼，但没有用无产阶级世界观，用毛泽东思想，来及时总结经验，工作做得粗糙，大吵大闹兴趣大，总结经验的兴趣比较少。不总结就不会提高。

革命闯将，要闯。但你们到处闯的时间多，学习时间少，当小学生，当毛主席的小学生，当群众的小学生这种思想差。怎样根据毛主席著作，根据毛泽东思想总结经验，这方面考虑得少。这个估计对不对？还有，想压倒别人、压倒别的一派的思想多，互相学习、互相帮助这种思想比较少。你们学生本身就有和群众相结合的问题。毛主席说：“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群众相结合，则将一事无成。”

究竟怎样结合？你们并没有研究出方案来。有个时期一说要与工农结合，你们就一哄都到工厂去了，工厂工人没法工作，大人小孩一大堆，拥在车间里，影响工作。说是下厂向工人学习，其实没有学到什么东西。还有一个毛病，你们下去不想当学生，而是要当先生，把派别观点也带下去了，看对不对？听说你们有两大派，是两派，还是三派、四派，谁晓得你们是几大派。总之，你们把派别观点带到工人农民中去了，在工厂农村中不是去学习，而是把两派斗争观点带下去，搞得人家分裂。是不是有这种情况？当然，你们到工人中去，很多人起了很好的作用，这点也要充分估计。我们有个意见，你们到工农中去，首先是当学生，而不是当先

先,这样就不会把派别斗争带去,形成两大派,影响那里的生产。

去年以来,你们到各地大串连,有很大成绩,你们发动了众多革命派、革命小将,并同到北京的中央反映了许多情况,许多我们不知道的情况,这在历史上会写上去的。但是,正因为这样,也容易走到另一个极端,容易片面,觉得好象中国各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,可以由北京学生包办代替,所以,现在留在北京呆了一个时候,就又坐不下来了,又发出了第三次大串连的号召,现在爬火车的人是不是已经回学校了?在北京,你们有事要和谢富治同志商量,谢富治同志很谦虚嘛,你们没有和谢富治同志商量,就搞第三次大串连,好象有人同意你们搞第三次大串连,我们中央文革小组没有这个号召,你们说一定有,我们说,肯定没有。

《红旗》杂志针对武汉问题写了篇社论,你们就抓住那个题目,到处抓军内一小撮,你们对具体情况不作具体分析,毛主席告诉我们,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,可是你们就不愿作具体分析。

最近有这么一种理论,说全国正处于反革命复辟的前夜,我们说,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年多来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辉煌的胜利,而你们的估计和我们相反,说全国处于反革命复辟的前夜,这当然是你们中少数人、个别的派别有这种估计,这种估计对不对呢?冷静地想一想,究竟是你们估计得对,还是中央估计得对?请你们作判断。如果是你们估计得对,就说明文化大革命失败了,这样把你们也否定了,把你们一年来的斗争、大串连,把你们所作的努力也都否定了,这和中央对你们的估计相反,中央说你们做了很多工作。这种估计是错误的,当然,不是全部的,是个别的一些同学,我看,你们中有些人的这种估计是错误的。因为有这么错误的估计,所以思想就涣散了,行动也涣散了,有时候想这样,有时候想那样,想到处去串,想到处去包办代替,好象没有北京的学生,其他地方就不得了了。

以前你们出去串连,对文化大革命起了很大作用,但想在那里继续呆下去,想包办代替,就会把这种作用走向反面。

有这么一种说法,不知对不对,大家可以警惕,就是有些地方一些派到斗争,不是原则的争论,而是无原则的派别斗争,争论不休,都和北京学生有关系。不知这个说法对不对。这是少数人,有些同学想包办代替全国革命,这个思想是不对头的,和毛主席的信任群众、依靠群众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相违背的。

用历史的发展的观点来看,开始你们去煽风点火起了好作用,但后来想包办代替就不好了。你们有些人学习不够,对毛泽东思想领会不够,就作出了错误的结论,比如武汉问题中央作了正确的估计,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、中央军委、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写了一封公开信,这是毛主席批发的。公开信中说:

“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能够遵循我们伟大导师、伟大领袖、伟大统帅、伟大舵手毛主席指导的轨道上前进。”

“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出现着一个新的胜利的阶级。”

“你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凯歌正在鼓舞着全国。”

“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开始了。”

中央是这样估计,可是有些同学却说全国处于反革命复辟前夜,说武汉表面平静是不正常的,包含着大规模暴乱的危险。这种估计与中央的估计不一致。应当信任中央派到武汉工作的同志,曾思玉(原沈阳军区副司令员)、刘丰(武汉军区空军政委),都是中央派去的,可以信赖的,武汉的革命派应当很好地和他们合作,应当信任他们。北京的同学不要去插手了。这些意见不知对不对?我找一些个别的同学谈过,北京大量的工作可做,在学校也有大量的工作可做,大批判,斗批改,如何与工农相结合,要做艰苦而又大量的工作,但你们坐不

下来,当然有些做得不错,你们的小报有很多好的东西,但还可以做得更好,再提高一步。无产阶级革命应该在文化大革命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,开出更灿烂的花,现在你们的花开得还不够旺盛。

你们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口号:“内战外打”,这种口号是错误的,说内部有矛盾到外面去打就可以缓和了,这是错误的。

还有一种人是想入非非,有个什么“五一六兵团”,这个组织是秘密组织,是个阴谋组织,矛头对着周总理,实质上对着中央,对着周总理就是对中央,你们知不知道(答:知道。)怎么办?(答:要打倒)你们可以对他们提出警告,不要犯这种错误。

毛主席说,要相信党,相信群众,相信大多数干部,相信解放军,这是我們应当遵循的正确轨道,不要被人利用,不要受人挑拨。毛主席在延安时给《新中华报》题了两个字“多思”,多思多思,不要头脑简单化,不要盲从,不要想当然,那不符合辩证唯物论,不是毛泽东思想。

关于毕业生的问题,中央正在研究提出方案,在没离开学校之前,要安定下来,在学校搞大批判,不要浮动,不要当逍遥派。

今天讲的这些是和你们商量的性质,向你们请教,不对请你们指出来。

江青同志讲话

同志们!我们好久不见了,本来在七月二十日武汉事件时提出要和同志们见一见面,听听你们的意见,交交谈谈,但是后来就放下来了,一直拖到现在。不管怎么说,我们是有缺点的,应该早一些和你们交换意见,现在晚了。如各校走入问题,如果早讲一下,你们可能接受我们的意见,当然也不一定。清华走了五千人,北大也走了,开始走人我们知道,我们有责任,不能把责任推到你们身上,当然,我们也要有观察的时间,但如果早一些透露一下,可能帮助你们安定下来。形势逼人,工作有时被动,不能主动,如今天这个会想八点开会,结果到十点才开,怕同志们讲有困难,我没准备,反正和人家交换意见,错了大家批评。

谈形势,应该有个比较,如果没有比较,总觉得大好形势,你们不大提,现在与去年这个时候比较,也就是历史地、全面地看问题,现在是不是大好形势呢?你们会说去年没有这么多武斗,今年有武斗,这形势不好,其实不然,刚才伯达同志讲,武汉问题已经解决了,可以你们有少数人说什么那里问题还大着呢,说那里形势不好。说武汉问题已经解决,是基本解决了,还要做大量工作。为什么说今年的形势比去年好?去年这时,党内走资派虽是一小撮,但掌权,还比较强硬,还能闹,而现在他们瘫痪了,你们愿意不愿意?(大家回答:同意。)现在在少数派人在背后操纵,挑动武斗,我指的是有阴谋,有训练的,专门消灭通反派的武斗,这跟国民党人不一样了,我说是弱了,毛主席、党中央一再号召要交斗,反对武斗,你们想一想,他们强了还是弱了?我说是弱了,毛主席、党中央一再号召要交斗,反对武斗,你们想一想,有多少人要去武斗?武斗的总是少数人,所以武斗是一种弱的发展趋势,当然有的地方有些强,有的革命小将、革命群众,遭杀害或受了伤,但是,同志们想一想,这么一场大革命,能不死多少人的革命小将、革命群众,遭杀害或受了伤,但是,同志们想一想,如果搞的很简单,伤几个人?我不是说死人越多越好,因为敌人一定要反扑的,还要较量的。如果搞的很简单,认为一年多怎么搞完了,我看会不得,两个阶级是要反复较量的。总而言之,这一小撮没法闹动武斗了,军队有命令,不准开火,他们自己又瘫痪了,只好在背后操纵一些人搞武斗。我看了一些材料,当然有些没核实,有可能有夸大,但有的是核实了,我看了很难过,有些照片我不愿看,他们没办法,就只好训练少数人搞武斗,但也不是都愿意干的。我们接到一个照片我不愿看,他写他已经杀了四个人了,他写他出来投案,我看这事还是真实的,他们还有一个办

孔夫子旧书网

www.kongfz.com

